

历险故事集

LI XIAN GU SHI JI

• 喀尔巴阡古堡 * 改编：刘文莲

• 金银岛 * 改编：夏天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历险故事

中国
社会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喀尔巴阡古堡/(法)儒勒·凡尔纳著;刘文莲编写. 金银岛/
(英)斯蒂文生著;夏天编写. - 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3. 2
修订(历险故事丛书)

ISBN 7-80088-958-0

I. 喀… II. ①儒…②刘… I. 金… II. ①斯…②夏… III.
故事-中国-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7025 号

丛 书 名: 历险故事丛书

书 名: 喀尔巴阡古堡·金银岛

编 者: 刘文莲 夏 天 编写

责任编辑: 李威海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话: 66051698 电传: 66051713

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 8008108114 或登录 www.bj114.com.cn 查询相关信息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55.75

字 数: 1113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2 月第二版

印 次: 2003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088-958-0/I·121

定 价: 99.00 元(全五册)

(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内 容 简 介

《喀尔巴阡古堡》是法国著名作家儒勒·凡尔纳写的充满传奇色彩的探险小说。

书中详细描写了喀尔巴阡古堡的建筑结构，它具有 12 和 13 世纪封建时代防御性的迷宫似的建筑。

故事中主要描写了古堡的主人怪僻的私生活，他为了在古堡里隐居，阻止附近居民的干扰，就将电的应用与物理、化学知识巧妙地结合起来，弄出一些怪异现象，使附近愚昧无知、落后迷信的居民惊恐万状，以为是妖魔作怪，所以从不敢接近古堡。作者又深刻细致地刻画了足智多谋、勇敢探险的弗朗兹这一传奇式人物，他不畏艰险，只身闯入古堡，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揭示了神秘古堡的奥秘。

目 录

〈七〉 喀尔巴阡古堡

牧羊人·····	(1)
古堡与烟·····	(16)
魏尔斯特村的显要人物·····	(26)
陌生的声音·····	(34)
护林人与医生·····	(49)
神奇的魔力·····	(62)
焦急的等待·····	(72)
陌生的客人·····	(84)
情 敌·····	(95)
梦 幻·····	(106)
诱 饵·····	(116)
自投罗网·····	(126)
喀尔巴阡迷宫·····	(133)
古堡的毁灭·····	(150)
真相大白·····	(157)

〈八〉 金 银 岛

本葆将军客店的怪人	(167)
神秘之客——黑狗	(172)
盲人送来的黑券	(178)
“船长”的衣物箱	(184)
疯狂的皮尤	(189)
油布包里的秘密	(195)
准备远航	(201)
望远镜酒店奇遇	(205)
矛盾初起	(210)
起航以后	(214)
阴谋被我发现	(218)
紧急会议	(224)
只身上岛	(230)
凶 杀	(236)
岛上人	(241)
弃船登岸	(247)
第一天的战斗	(253)
守卫寨子	(259)
谈 判	(266)
敌人强攻	(272)
独自行动	(278)
放船入海	(283)
扁舟巡洋	(288)
降下骷髅旗	(294)

搏 斗	(300)
被 俘	(307)
身陷敌营	(312)
又见黑券	(320)
一言为定	(326)
猎宝新发现	(333)
藏宝地的人声	(340)
首领宝座的倾覆	(346)
尾 声	(353)

牧 羊 人

这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。它发生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。特兰西瓦尼亚是奥地利帝国一个特殊的地区，它北靠匈牙利、南靠瓦拉几亚、西邻摩尔达维亚（匈牙利文“森林之乡”的意思）。它方圆六万平方公里，即六百万公顷。相当法国面积的九分之一，但比瑞士的面积要大一半，而且人口也比瑞士多得多。它拥有肥沃的可耕作高原土地，可以种植多种多样的高原农作物。还拥有茂密的森林，有浓密的灌木丛，像枣林、柳树林、枞树林，还有高大的乔木，如杉树、松树、山毛榉等，给当地居民提供丰富的木材。

特兰西瓦尼亚又是一个山区自然景观优美的地区。那儿河谷幽深曲折，它依傍着阿尔卑斯山脉，周围有陡峭的累底埃扎脱峰和帕林峰，喀尔巴阡山支脉环抱着它，使它曲回路转，山峰层峦叠嶂。由火成岩构成的喀尔巴阡山脉纵横交错，布满全境，于是形成的河流很多。过去中央有一个湖泊，希尔河上游两条支流汇入其中，然后又从远处山中夺路而出。现在湖泊消失了，中央成了大盆地。山多高水就多深，随着山峰谷底的一道道小溪，最后都汇入蒂萨河和优美的多瑙河；特兰西瓦尼亚地势险要，在它南面数十公里处，有一个一夫当关万夫

莫开的“铁门”，即巴尔干山口，它紧紧锁住了和奥匈帝国的边界。

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德瑞朗多先生曾经描述过不少这里的故事，埃塞利·雷克吕斯也到这里游历过，但谁也没有提到过这一段奇事。也许他们认为这个故事不真实。但是我认为，我们处于一个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时代，也许它真的发生在这个时代；也许今天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由于科学日益发达，在明天可能就成为事实，科学是现实和未来巨大的财富。这个故事不同于一般的神话故事。在这重科学讲实效的 19 世纪末，神话传说已经不时行了。苏格兰的土壤也不适于小精灵和地精的生长了。西尔弗以及瓦尔什里诸神仙的故土已不在挪威了。尽管喀尔巴阡山的幽秘易于产生神仙鬼怪，但新的传说故事也编排不出多少了。但是，特兰西瓦尼亚这个地区的人，对远古时候的种种迷信传说，仍然是笃信不移的。

既然德瑞朗多先生和埃利塞·雷克吕斯两人都没记述这段故事，为了免却遗憾，我不妨勉为代笔吧。

那年 5 月 29 日，在累底埃扎脱山脚下，在那绿草如茵的高地边上，一位牧羊人看守着一大群羊，山下肥沃的山谷里，生长着枝干修直的树木和茂盛的庄稼。一到冬天，气候骤变，凛冽的西北风毫无顾忌地掠过没有遮挡的高原，像刮脸刀一样将大地刮得干干净净。羊群驯服地吃着草，牧羊人舒舒服服地躺在绿草覆盖的小山岗上，似睡非睡，他用一只眼斜视着羊群。不管抽不抽烟，嘴里总叼着一只大烟斗。如果发现有羊离群而去，他就向猎狗吹口哨示意，猎狗就义不容辞地将羊赶回来，或

吹一下在山谷里四处回响的牛角号，离群的羊听到号声就返回羊群。

这个牧羊人叫弗里克，他既不穿阿尔卡迪人的服装，言谈举止中又缺少牧歌式的风采。他不年轻，既非情种，也不是才子，在他那穿着粗笨木底鞋的脚下流过的不是利尼翁河^①，而是希尔河，然而这条河河水清澈，极富诗情画意。如果有人把这景色写进令人回肠荡气的田园小说《阿斯特莱》^②之中，其意景也是相当合适的。

牧羊人弗里克 65 岁年纪，年龄与相貌倒相当。大高个子，人长的精瘦，腰板挺直，胸口上的毛比他那件黄皮外套上的毛还多。他是一个粗俗的牧羊人，蓬头垢面，胡子拉碴，两道浓浓的红眉毛像两把刷子。深深的眼窝里嵌着一对淡蓝色的眼珠子，倒像一对玻璃球，闪闪发光。湿乎乎的眼窝外有一圈老年人的皱纹。弗里克像他的牲畜一样邋遢；他住在村边上，既潮湿又肮脏。羊群和猪群挤在一起，其臭无比，他的院子没法进去，实在恶心死人。的确，用“其臭无比”这句话来形容这一带农村的牲口圈，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
牧羊人弗里克的长相与穿着，不能表明他是哪个民族，谁也说不上，他也许是古代达契亚人退化了的后裔呢。因为这一带居住的人种族很复杂，有瓦拉几亚人（或称罗马尼亚人），匈牙利人，茨冈人和来自摩尔达瓦的泽克莱尔人，都把这里当作他们的共居之地。

① 利尼翁河在法国境内，这一带风景优美。

② 《阿斯特莱》是一部法国小说，写于 17 世纪，主要叙述了青年塞拉东与少女阿斯特莱的恋爱故事。故事就发生在利尼翁河畔。

此刻已是午后四点，太阳已经西斜，只把东边几座山峰的顶端照亮，而山脚下看上去，依然云雾缭绕。夕阳从西南两道山梁间射进来的光线，就像从半开的门缝里射进来的一束光带。

夕阳的一缕红色霞光从山口斜射过来，弗里克准备带领羊群回村。他戴一顶麦杆编的草帽，站在小岗子上，手搭凉棚，仔细环顾四周，一座城堡呈现在千米之外的蓝天下，因为间隔远而显得不那么高大。这座古堡耸立在奥尔加勒高地离浮尔康山口不远的一座圆形山头上。虽然已是夕阳，但山头上的城堡轮廓却格外分明，线条清晰，立体感很强。弗里克以他那惯常的姿势，对着城堡凝神注视。他把整个身躯靠在饰有乌鸦嘴的牧羊棍上，一动不动，俨然像一尊石雕。他想要看清楚这个远方建筑物上细小的饰物，那该要有多强的视力啊。他注视良久，眼睛都有些发酸了。

猛然间，牧羊人摇着头，情不自禁地喊道：

“古堡上那棵山毛榉就剩三个杈了！……噢哟，古堡啊……古堡啊……，别看你大模大样地威风凛凛地蹲在山岗上，有什么用啊！你就剩三个树杈了，再过三年你就完蛋了！”

这棵山毛榉长在城堡里一个堡垒顶上，它黑色的剪影衬托在远方的天幕上。隔这么远，除了弗里克，谁也看不清楚。

牧羊人走到小山岗的边缘，身体前倾，手搭凉棚，仔细审视。

“没错！”牧羊人重复地说：“没错，就剩三个杈了，……昨天还是四个呢，我数过。今天只剩三个了，夜里

又掉一个，……只有三个年头了，古堡啊……你只有三个年头了。”牧羊人自言自语，好像发现了秘密一样很激动。

牧羊人是魏尔斯特村人。这是个山区小村，交通不方便，信息又闭塞，文明很少达到这边远的一站，所以这一带人们都很迷信。他们把牧羊人理想化了，把他当成巫师。其实，一般来说，偏僻山村的牧羊人都是愚昧无知孤陋寡闻的大老粗，与人接触的都很少，更谈不上文化知识。然而落后人们的轻信却赋予了他超人的本事。说他能使鬼神显灵；有人说，不止一次看见他骑在磨房的闸门上，与狼群交头接耳；似乎他还常常与星辰交谈，似乎他能领悟上苍的旨意，说在那个闰二月的月落天黑以后，他独自对着星辰自言自语冥思遐想。真是既有时间又有地点。人们还认为他通晓巫术，能够随心所欲地为人祝福，也能随心所欲地把灾祸加在人身上或牲畜身上。人们忧虑，他既然这么神通广大，有朝一日，他会不会施魔术把耕田变成不毛之地？他会不会用左眼随便一瞥，就使母羊不生羔呢？于是牧羊人的身价无形中被抬高了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遇见他，人们都亲切地向他致意，即使在最开化的村落，人们遇到牧羊人也一样称他“巴斯特”^① 因为牧羊人对此是比较计较的。如果谁对牧羊人比较尊重，他就会向谁脱帽致意，谁就可以消灾避祸。

弗里克对别人赋予他的传奇色彩不加评论，因为这样对他有好处，他可以既向别人卖毒药，又向别人卖解

^① 这里是牧师的意思。

药。他向人们出售无害的药粉；人们向他购买春药，还向他购买祖传的灵验药方。其实他并不相信自己那一套鬼把戏，但是他同上了他的当的人一样，他自己也是一个迷信的人，对当地流行的鬼怪传说，却毫不怀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牧羊人弗里克预言古堡将要倒坍，并且要在魏尔斯特村宣扬此事，人们不但不感到诧异，而且很自然地信以为真。

弗里克急于把城堡上的山毛榉又掉一根杈，只剩三根杈了，城堡将要倒坍的信息在村里宣扬出去，所以他赶紧拿白木长角号使劲地吹起来，把羊群集合起来往村里赶。

这羊群不是牧羊人自己的，而是魏尔斯特村法官兼村长科尔兹老爷的。他每年付给乡里一大笔放牧税。科尔兹老爷很赏识牧羊人弗里克，因为弗里克多年干着放牧的工作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能治疗牲畜的许多疑难病症，而且又是剪羊毛能手。

羊群挤挤撞撞走在回村的路上，头羊在前开路，靠近头羊的是一只母羊陪伴。两只鬃毛的杂种猎狗驱赶着羊群殿后。这两只杂种狗性情凶猛残暴，与其说它们是护卫羊群，还不如说它们凶神恶煞似地要把羊羔吃掉。所以这一百来只公羊和母羊，还有几十只羊羔，只要听到这两只猎狗一发出“呜呜”声，羊儿就吓得赶快跑回羊群，小羊羔咩咩叫着钻进羊群里躲起来。羊群咩咩地叫着，颈铃的叮当之声洒满一路，弗里克站在路边前后看看这一百多只羊的队伍，心里轻松自如，怡然自得。

走出高坡地牧场，就有一条很宽的田间小道，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一边种的是高秆小麦，麦穗硕长，麦

粒饱满，麦浪起起伏伏，一片金黄；那边种的是玉米，新引进的“库乌鲁兹”品种，展示了大丰收的兆头。过了农田就来到一片小树林，小树林长的都是松树和枞树，小树林中凉爽而且阴暗，西下的夕阳光线已经很少照进来，林中已略显昏暗。小树林外就是希尔河，河水潺潺，波光粼粼，清澈见底，带着从上游漂浮下来的小木屑缓缓流向下游去。

羊群一到了这儿，就你拥我挤，拨开岸边杂乱的芦苇，急不可待地把嘴伸进齐岸的河水里，贪婪地喝起来。两只杂毛狗更是霸道地挤出位置来，也贪婪地喝个够。

在希尔河边有一座浓密的柳树林，在柳树林的那一边就是魏尔斯特村。这条柳树林带一直延伸到浮尔康山口的斜坡上，那里有一个与这山口同名的村庄，就叫做浮尔康村，它位于普莱扎山南半坡上的一块突出的地带。

庄户人家都乘天亮在田里干活，一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回家，此刻路上没人，所以没人与牧羊人打招呼。

正当弗里克赶着饮完水的羊群走进曲折的山坳时，在希尔河下游大路的拐弯处出现了一个陌生人。

“喂！你好朋友！”陌生人远远地亲切地向弗里克打招呼。

这个陌生人是奔走于乡间集市的货郎。不论在城市里，或者在集镇上，甚至在偏僻的乡村，都能遇到这种小商贩。他们通晓各种语言，能与各种人交谈。陌生人瘦高个儿，鹰钩鼻子，留着山羊胡子，前额高凸，两眼炯炯有神，两只眼珠转来转去，总是流露着提防人的眼神。根据穿着和相貌，看不出是什么民族人，是意大利

人，撒克逊人，还是瓦拉几亚人？谁也看不准，实际上他是犹太人，一个波兰籍犹太人。

他带着各种各样的货物，望远镜、气压计、温度表等东西。他带的东西太多了，挎在肩上结实的大包里已经装不下了，只好挂在脖子上，拴在腰带上，滴哩当啷，真是一个大货架，一个流动的杂货摊儿。

这个犹太货郎出于对牧羊人的尊敬，向弗里克举手示意，然后用拉丁语和斯拉夫语混合而成的罗马尼亚语，油腔滑调地说：

“一切走运吧，朋友？”

“走运不走运，要看天气。”弗里克答道。

“今天你一定很顺心，因为今天天气好。”货郎讨好地说。

“明天下雨，我就不走运了。”

“明天下雨？”小贩吃惊地大声说，“你们这里没一丝云彩，怎么会下雨？”

“到夜里乌云会从山那过来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看看羊身上的毛就知道了。这毛又干又硬，像鞣制过的皮革一样。”

“那明天我可要倒霉了。”

“呆在家里的人就要走运了。”

“你有孩子吗，巴斯特？”货郎转变了话题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成家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初次见面无非就是聊这些琐事，这是当地人的习

惯。

“你从哪儿来？货郎。”

“从爱尔芒斯塔德来的。”

爱尔芒斯塔德是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重镇，就在希尔河谷的那一边。

“现在你要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去克罗斯瓦尔。”

只要沿着马罗斯河溯源而上，就到克罗斯瓦尔了。再向上爬两道山坡，就能到卡尔茨堡，卡尔茨堡是政府所在地。

弗里克对货郎的印象并不好，觉得他很古怪，带的那些货物让人不认识，看上去他就像一些鬼怪小说中的什么人物。他们卖钟表，气压表，温度计啊，总离不开时间啦，天气啦，人们常说他们是流动推销员，弗里克给他的印象也是这样。

弗里克看着这个货郎，浑身上下挂的叮铃咣琅的，就觉得古怪，看着这些玩意又觉得新鲜，可就是不知道他的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。

“货郎，”弗里克指着这些挂的东西问：

“这些玩意像吊死鬼一样挂在你腰带上，还发出了丁当当的响声，它们能干什么用？”

“这个玩意可值钱了，谁都用得着。”货郎哥把温度计拿在手里掂了掂。

“谁都用得着吗？”弗里克怀疑地问，“难道我也用得着吗？”

“当然了，牧羊人可用得着了。”

“可以干什么用？”

“它可以告诉你今天天气是热还是冷。”犹太人将温度计举到弗里克面前。

“这个嘛，不用它告诉，我自己也知道。如果我穿短袖衬衫还出汗，天就是热；如果穿上厚外套还直发抖，天气就是冷。”

这种知道天气热冷的方法对牧羊人来说已经足够了，再没有必要从科学上弄清温度高还是温度低了。他才不愿费那个心思呢。

“这个又粗又大的带指针的破烂东西是什么？”弗里克指的是无液气压表。

“这可不是破烂东西，是一件仪器，它能告诉你明天是晴还是阴，或者是下雨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

“哼！就是卖一个克罗泽尔^① 我也不会买它，弗里克振振有词地说：“难道没有你这玩意就不知道晴天阴天了。你请看，眼前雾气濛濛，像从地下涌出来的，明天就一定有雨。告诉你吧，要想知道天气，看看云彩是在山头上跑还是飘在半山腰就行了。”

牧羊人弗里克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气象观察员。

“巴斯特，你每天出去放牧，总需要个座钟吧？”货郎拿着座钟向他推销。

“座钟？……我有个自动的，它正在我头顶上走着呢，就是那太阳。太阳停在罗杜克山顶上，那就是正午；它横着照到艾热尔特山口的时候，就是下午六点。我的

^① 克罗泽尔是古币名。